六臣註文選卷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呂向 李周翰 註

廣絕交論

劉孝標善曰劉峻兄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
涂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朱公叔絕交論到遽見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善曰此假
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
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譏之稍遷至尚書
卒贈益州刺史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
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主人曰吳此之問善曰吳何也其意故審覆之
向曰吳何也客曰夫草

蚷鳴則阜螽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絶故陳四事以喻之　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曰余左執太行之猱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　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趯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絶也雕謂虎文如雕畫故細縕於相感霧涌雲烝嬰鳴相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烝以相從言感應之速　周易曰天地細縕萬物化醇　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　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合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良曰細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嚶鳴声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激言相應之速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善曰此明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韋悲之永逝　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　罕生子皮国子子韋也左氏傳曰子韋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韋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且心同琴意言欝彫都於蘭臣道叶五琴本作協膠漆志婉孌力轉於墳篪扶移反合膠漆則志順墳篪蓋蘭臣墳篪言和順之甚　毛詩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好和琴瑟欝彫都盲　上林賦芳香酷烈郁郁菲菲蘭臣幽而獨芳　周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漢書贊　婉孌童公　毛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土曰壎竹曰篪　鈇曰琴瑟壎篪皆樂器其声相和也蘭臣香草膠漆堅固之物欝郁茂盛貌婉孌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壎篪其分如蘭臣其堅如膠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銘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書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說文曰牒記也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

版盤盂玉諜鍾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璽禹所刻文名玉諜古人有善書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伯子息流波之雅引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莊子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淮南子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善曰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臣向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來我豈能相及哉悅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奠曰馳往赴之既至擴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俟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宴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良曰陶陶和樂貌

驛縱橫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

訓捶支靡肓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豢有猜焉請辨其惑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誥公牧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尚書曰彝倫攸敘孔安國曰彝常也倫道也攸所也叙平也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朽索馭六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劉子曰公孫穆屏親匠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鸇貪殘而無親李斯曰秦思君

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穢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三凶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以平水土內平外成地平天成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舜舜臣堯宣重華協于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賦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雉雅曰娭姬也尚書曰推人萬物之靈社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惏貪賦曰蒙竊感焉

主人忻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

論語敢問崇德辨惑鈔曰汨亂疑也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鸇鷙鳥豺虎獸喻貪而無親越比也猜疑也言公叔文子升諸公而與之同位人疑比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是亂常紋越漠訓蒙客自謂也

濕變聲張羅沮將顛澤不覩鴻鷹雲飛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醪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聲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撫以手按之許慎淮南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韓詩外傳趙遣使於楚臣去趙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趣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鵾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人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生言澤生草曰藉沮與藉同

亡豫切吳都賦臨曰雲飛水宿向曰听笑貌循弦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絃不達煤濕之声変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

聞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

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演圖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鄭葉方言注曰天蠖又呼為步屈於縛切礼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而況交道乎

蓋聖人握金鏡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聞風化如龍蠖之屈伸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開驤騰也蠖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

日月聯璧

五臣本作雷

薄顯棣華

之如龍屈之如蠖非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贊曰

雲飛電

之弘致雲飛電

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比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嵩

睿而為言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褒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韶樂微妙之弘致道衰則
設棁華攄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
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鴈時之義此猶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眷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
萌曰月若聯璧同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哀若
於着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鄭玄周礼注曰致至也漢書
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
雷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
後合斯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長笛賦曰五音代轉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莊子曰黃帝遊于赤水之北遭其
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虔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
尚書傳曰謨謀也眷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
亹亹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
而至順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
理變於衰亂則爲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
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眷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讀法神
論得之理

歎其愉樂恤其陵夷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
琢磨仁義之因之組織岳云戚本作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騁

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曰廣雅較明也蓋術法也良曰源本也派枝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揣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事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此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枯竭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董氏權傾勢也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荀和皇帝諱肇章帝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雕刻百工鑪捶朱爵萬物吐欻興雲雨呼嗡吸下霜露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冶工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捨在鑪捶之間出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顒莊子音義曰捶排口盧以炊火也之瑞切後漢書曰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詩傳曰豐大也豐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頭之任勢也煙灼四方震耀都鄙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歎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聲豐謂懼煙灼威也

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戒陰　善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善曰察自諸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臣海鱗介之宗龜龍　周礼曰雞人凡国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刘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鶩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　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灌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向曰雖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鶩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妾彰言多也彰車後之橫木也

皆願摩頂至踵　善曰許惟切五臣作踵字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沈**　五臣作宗族　**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精素貫金肝膽李顒詩曰作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歎惻拔也言盡忠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秦王也言此皆附吳士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　**富埒王侯**　作將　**臣陶白貲巨程羅縠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　許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　**而鳴鍾**　善曰史記致于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乃冶鐵富埒卓氏者之利下鈿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書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成都羅縠皆至鉅萬鄧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銅陵　後漢書　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漢書音義曰貲志　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書注　里門曰閭　良曰將尋擅專也　**則**

有窮巷之宵繩樞之士五臣作子 蓽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魚貫鳥翼雁行鵠踘風省鱗萃分鴈鶩之稱
梁霤坐爭之餘瀝善曰漢書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
國策曰甘羅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屋德潤身 周易曰賁以宮人寵 國語注 邀求也 禮記富潤無不利王弼曰騅頭相次似貫魚也 踘躍張衡羽獵賦 輕車風奔飛梁潘岳哀辭曰望歸鴈兮鴈不我顧 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曰隼王爵也史記導于髭曰親有嚴客待酒於前時賜餘瀝 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蓽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礼記曰富潤屋言遙幸富者未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騅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鳥翼謂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管

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鳥之踘躍風省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請以恩相被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礼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感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銑曰言曾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明謂貨也 陸大夫宴五臣作燕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美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 後漢書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下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謚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傳

通墟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崤搆紳士子送之
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登仙 羨願也 加以頴
羌錦 順蹴將過頴渭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
雞之雄辯 善曰解朝曰蔡澤頴陰人游秦之相而奪其位時莊子曰惠施相
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
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與色之三也曰黃
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
衍與鄒禹書曰衍以為夏神韜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
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
歸來翔兮何事南岳也 濟曰蔡澤頴陰頴滅頴渭流沫西
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頴醜貌頤頷蹴促也頴舅甥也
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
者以此為劇談也王褒為碧雞頌雄盛辯辭之謂 敘温
郁五吕作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棄飛沈
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善曰詩傳燠煖也郁與
燠古字通 劉向別録鄒衍

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至生黍
注 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 楚辭 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卿
莊子曰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 周易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 良曰温燠煖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 於是有弱
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拄於通人聲未遒於雲
閣攀其鱗翼乃餘論附驥子 子助 驥之旄端軼
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善曰禮記 人生
二十曰弱冠漢書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
在於綺儒紈袴之間 論衡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
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 遒好也應場釋寶曰子猶不能騰雲
閣攀天衢楊子法言 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
餘論說文曰駥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
旄乃騰千里之路 公羊傳注 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
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石 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遒美也鱗龍也翼鳳

也喻楚附也丐乞也馹良馬也鮮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鵜石謂因此託附而声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爲交

合歡善作讙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鴟沫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泉也魚以喻人在江湖讙離也周易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兩忘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冥懷昭谷風之盛典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千子胥曰吾之於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瀕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濟曰谷風詩刺朋友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致也斯則斷金由於淑

子小隘刎頸起於苟盖胡臘反善曰其利斷金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苟盖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其事也淑隘苟盖謂負賤言交結之重在負賤是以伍員濯漚於宰嚭浦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善曰言宰嚭由伍員濯漚而榮顯嚭既貴而諂員員既立以子胥爲行人楚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毛詩可以濯漚說文曰濯漚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閭闔閭既立得志以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之孫云發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對曰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帛否因罹而奔吳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譖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劒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臺澤吳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太宰嚭字通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遊秦撫翼俱起翰曰俱負子胥也濯溉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也駔儈之俗五臣本作倫字張困秦立趙

洗薄之倫五臣作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初委**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

能飛雖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游之黨為馳騖之所廢淮南子曰洗天下之享許慎曰洗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知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記注稱鍾曰權鄭玄尚書注稱上曰衡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頹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純所謂龍翰鳳翼碧鑿齒襄陽記舊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曾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高龍鳳鳴郝彦文銃曰馳騖謂趙走也倫輩操執衡枰纊緜揣量也言趨走之人洗薄之輩皆執衡秤之輕重持緜緒重氣之微雖行如類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去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絜

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儒世之金玉又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之深司馬長卿楊子雲文章猶絲帛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如五漢也其餘汪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敝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莫言費其半救孚有落其一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視之若塵埃秖合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溜子鄒文侯曰吾所以學員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益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文子曰雖有頹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之文榛勢之輕重氣息之薄洗薄之人視之如游塵生梗莫肯以半菽豆也**若衡重錙**

蛛纖微彰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蔑慝驩兜之掩義
南荊之跛扈東陵之巨猾善曰
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彰擊冷氣轉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曰靖譖庸回伏讒蔑慝天下謂之渾敦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曰隱狵也南荊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雖共工之無良貪淫邪慝巨猾姦宄東京賦曰貪殘南東陵陵名今屬揚州東京賦曰貔貅軽也彰撇纖飛貌喻有氣勢之人蔑慝惡也共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狵帝鴻氏之子為奄義隱賊之行荊楚也莊蹻為盜跛扈於南楚臣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皆為閹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
脂韋便辟婢亦道尋其誠善曰說文曰委迤邪行去也史記
迤逦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

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
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五臣本作也 善曰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
後漢書王冉曰交道之難未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言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又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言少與博
御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
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而翟公方規
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五臣本無乎 善曰莊子曰
視視然曰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貴交情乃見穀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之晚也
翰曰規規小皃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
殆義禽獸相若一嘉敗德
善曰 左氏傳注曰嘉瑕隙也 尚書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也與禽獸相
若銑曰殄絕蓦罪也言時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
同**難同易攜讎訟所聚**
讎訟爭也**名醫饗餐貞介所羞三釁棄也**善曰左氏傳曰緡
于飲食冒于貨財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饕餮漢書晉灼曰
孰利之交古人羞之濟曰酒汝也張饗餐貪財食也言趨利
沒名聲忽貪餌爲貞介之士所羞也**古人知三釁棄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
故王丹威子以檟古雅**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責哉**善曰
詩傳曰梗病也速召也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勉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
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
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
丹欲奔慰丹怒而捽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鄭玄曰夏楸也楚荊也夏與楸同
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家
周得珠盲哉言乎良曰梗病尤過也檟楚杖也昌當也盲尚書曰禹

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
銀黃夙昭民譽善曰漢書百官上以言物責楊僕曰懷銀黃垂
三組奏御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宮
之長皆民譽也翰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綰貫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爲人所稱譽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
王子建仲宣也魏志五臣
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
松之案時或作特繙謂英特爲是辯士論曰或將連衡
後漢書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
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問
訖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莊面毒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
適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植三王粲後邁猶
後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
名文好養賓客鄭莊姓鄭長安諸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見一善則盱吁衡抃**

脫烏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撫朱紫
由甘月旦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卿數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衝謂聳眉揚目也字林曰軒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脫大戴禮曰孔子燕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何曰旰衡鷙視兒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於
是冠盖輻湊衣裳雲合輜軿側轂轄轊為歲坐客怕
滿蹈其閫閾若升閬里之堂入其奧隅請登龍門
之阪善曰西都賦曰冠盖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鮮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塡街陌說文軿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後漢書輜車軸端孔融曰座上客恒滿樽漢書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濟曰輜軿華車也轊車軸頭也閫域門限也閾門限也閬里孔子里名西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昉門限及奧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彰組雲臺摩肩趨走冊墀者疊跡善曰戰国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君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前拔翦拂音義同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冊漆地故稱冊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昉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迹言其多也彰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冊漆塗地故曰冊墀
之庭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並莊五臣作莊惠之清

麈庶羊左之徽烈善曰過秦論合從締交禮記賢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惠施死而莊子寢
說言世莫可爲語楚詞曰日明明而未敬之狎習也近也李
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
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瑗與王將軍書曰省鼠雖愚猶知徽
烈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及
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

瞋目東粤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善曰東粤謂新安昉死所
子夫差冥目東粤楚詞曰歸葬於洛浦謂歸葬揚州莊
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
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平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
兩縣潰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少水漬之使有
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啖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礼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禮也馬融動輪范式也
曰瞋目死也粤當爲越爲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則梁
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彥美士也動輪之賓謂范

無車馬之謁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
寄命鄲癘之地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瑱梁典曰昉有子東
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貌諸孤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
陵與蘇武書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後漢書朱勃上
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溝壑蔣子萬機論註許文休東渡江乃在
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
離之甚也大海南海也鄲山癘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自昔把
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郤
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
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
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
朱公叔絶交論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
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
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
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皂五匹以爲常
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卹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衰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自昔謂乎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卒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卹氏分宅之德

嗚呼世路嶮巇　許宜

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去嶄絶　善曰楚詞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盧諶詩山君是所樂世路非我欲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　史記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　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　太行孟門二山名嶄絶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然絶其雰獨誠恥之也誠

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莊子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論語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死日將至兮麋鹿同坑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　楚詞吸精氣而吐雰濁兮雰亦氛字　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絜白貌雰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恥畏

演連珠

善曰傳玄敘連珠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

在賈馬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引也 劉孝標註

臣聞日薄星迴窮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窮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旦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崖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冲虛也鄭玄考工記註曰播散也 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 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耿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沖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善曰莊子濟曰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鍾鏘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尚書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王主無不安矣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劉曰夫錙銖之衡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 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 才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

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鑒之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

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劉曰由衡危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

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

善曰毛萇詩傳髦俊也周易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立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

尚書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膺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丘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崇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

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濟曰此章明暑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暑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廼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禄放

五臣本作施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

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幹五臣本作幹之政五
侯並執西京有陵夷之運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
而漢氏以立善曰
政逮於大夫四世大夫三桓子孫
叔孫季孫東國謂魯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
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
之運應錄次相代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隆
盛也言卿大夫彌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
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執跡也陵謂頹毀
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
漢祚中缺
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覿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
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厭於

心善曰至道均彼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
厭猶靈耀覿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淮南
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洒也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
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
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
姓無厭
之
臣聞頻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
以巢箕之叟不可立圂之幣浣渭之民不發傅巖
之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洗
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詳孰是傳說築於傅巖
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頻猶
整也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去洗耳據劉之意
則以洗渭為洗耳吕氏春秋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走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
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許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
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

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幷禄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幷不弘也洗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巢父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謙周古史考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及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曰堯將以天下讓汝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武丁也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捩綱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缺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頻致綱綱也巢巢父也箕山名昭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礼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

論語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

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鏡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礼樂之化而天下自樂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作景）乘馬班如不輟

太山之陰劉曰美女之影不感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

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謂晝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嬉不悅西施之畫家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芳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也論語注曰方常公羊傳先蒲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

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良曰比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玄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音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声繞梁者彈弦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飚之羽不求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劉曰鷙鳥能飛不假風力鶤鵬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翔於高仞之上非無窮屈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鵷鵷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輸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善曰論語注曰方常謂之老菟鵷音休蚤音爪飚急風也曜夜之目謂飚之翻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翫賢人居亂闇之時則情與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

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豈要先言之田劉曰夫黜尸以明諫鱓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紇藉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敝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秘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頭烈士憂國不喪志奚悟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礼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

左氏傳襄公卒邾人以土地賂晉人以請魯喪事既葬邾人又以土地賂晉人以請魯討晉侯將許之士伯曰不可魯侯修其孤恤其民哀喪而補病好善而樂施其鄰國之憂而共其禍福事大以共其時間小以正其國可謂有禮有禮國之幹也幹不可壞魯不可棄棄魯壞幹晉國其誰堪之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

又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對賞也

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晉臣縣名也晉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遽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

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　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本作暉五臣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善曰言繞人在朝君臣否閉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曰日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常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向曰此章明譬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　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雲曀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作主於絕絃

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
芳絃以特絶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上林賦 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 委棄也楚辭 五音紛其
繁會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香委火而香
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
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五臣
從門之哭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
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
善曰晏子春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
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
之范昭不悅而起僛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
成不習也范昭顧謂平公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
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不出
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 禮記晉人之覘
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
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国乎 史記韓哀侯魏武

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
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
假威力而服敵國 樽俎間 陽門 言此二人修身衛
主執礼節於樽俎哭介夫於陽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
敢加兵於
齊宋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
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劉曰此
言取其
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妻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
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 善曰
適中適也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
待備具而後任 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六小雖異俱合
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歌士有言適於事德
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
遠是以德教俟物而齊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物
有因而易彰

善曰乘猶因也
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暴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足理機務受盈賞空言者不堪應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緝縈黼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
鑽燧改火
善曰論語
楚辭後飛廉使奔屬
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大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
燧鑽火木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琐小也言鑽燧取火揮翻生風亦能續日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墜蕙蔥被其涼是故五臣本作以字威以濟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劉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慶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蓼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不以貴賤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偏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作慣道繫於神人士則泯是以輪匠肆目不忘乎手伶倫之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伶倫妙在其神

故樂人不傳其術　善曰
奚仲作車　尸子造車者奚仲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巇谷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
之宮　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慣猶
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
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絕之不乏其妙瞽史
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
聽聲繁神難成也人士則滅明妙道則難傳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
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善曰言
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
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　周禮司
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
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
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燧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滌粢盛黍稷
烜音煨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物雖貴賤
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
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暢義芳訊非庸聽所
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
商執　善曰
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　尚
書傳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
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
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
唱而和之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
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
大悅解馬還之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
陳訊言釋解也南荊東野　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
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録響操終則絕何
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
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
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

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辭環易絕　善曰字書曰董人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妙之化豈治之政尚書孟曰至誠感神　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　董煙微驗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尋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照惑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　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　明王踐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捕取也思玄賦　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中長子昌言曰探心側意世加甚焉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　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大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燭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貞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願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夸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鄂而王道洽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失喪太子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皋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戚其族以說其國則王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　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明泰也劭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　五臣本作比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佞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

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飾用會其
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楊雄荅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
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
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銑曰比章明君當
隨時擢賢不必空慕古人也比里樂名操曲婉順變好俟待
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比里之
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
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
易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斁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無生字
民 五臣本有倫字 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曲性非假物所移
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
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
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向曰此章明性愚
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以力移也勗明也童昏癡也表
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已勉
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主人
倫

不能免已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作昭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荅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
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
邈 善曰孟子曰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
心乖性命之指荅頡篇曰檢法度也 濟曰此章明人事深
遠不可拘知 循轉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
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
故難明何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
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

臣聞偵耳求音眡優聽若登心徇物形逸神勞是
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
質不能共其休 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
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

用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良曰此章明畧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優樂登徒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慼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陽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五臣作陵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善曰周易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遯隱也論語五品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礼記幽居而不淫漢書崩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有女懷春言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

天之雲是以蒲密之勿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恣

桓撥之君劉曰搖頭鼓舌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顧天帝之音故于路之惠政卓茂之仁如豐沛之士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復思時雍桓撥之治莊子北溟有魚名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壞草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後漢書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詩玄王桓撥毛萇典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玄王桓撥玄王殷祖契也文非體為政難則有聞以邑對姓恐非幣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子路卓茂之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

臣聞飛鸞西頻則離朱與瞽瞍同瞍蘇尚收察懸景東
秀則夜光與瑾瑜瑕玷武夫善作時人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
功偶時而並劭劉曰運若數逢堯季則
愚聖一傑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善曰飛鸞縣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鸞也
頻猶舍也西頻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瑱
于曰離朱之明詩矇瞍奏功無珠子曰矇珠子
具而無見曰瞍大戴禮云日歸十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
明于西鄧陽上書夜光之璧戰國策白骨疑象瑜瑕玷類
玉張揖漢書注武夫石之次玉者向曰此章明君暗而
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飛鸞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
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矇瞍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
象權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換易
也困逢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
瑕玷咸歸匿耀亦猶出昏則賢愚俱
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
以寸管不僚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
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
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
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
曰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廣必周密
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
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禮記注僚猶向也
周禮土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天有五
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器事而後知但察志氣之近可
驗心迹之遠管律管也僚向也謂插向地中候氣也敷註
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則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
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則改鏡無留影故觸形則
天地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千變之容校情適事不觀

萬殊之妙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諮道難得而校善曰文子事由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鏡不設形故能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蔣而不通分為萬殊良曰此意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体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己應人亦猶鏡也

臣聞杌敔五臣作圉希聲以諧金石之和聲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杌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疎遲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棄鼓也夫杌圉鼓音雖希疎遲而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

臣聞目無常聲五臣作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怨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論語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用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鷃之義善曰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宛山陵魚吞舟吸流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備以蘭香練膏也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西北有幽宜無日之国有龍銜燭而照之
曰此卓明物各得其所則無傾墓之心肆恣厭飽充足也
王鮪魚名俎槃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勗有龍銜燭
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
鮪首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
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　衝風起兮橫波　衝隧
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
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
也善曰楚辭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
而傾善曰法言　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
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蚿曰折大木飛大屋
聵我也　良曰震風大
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言舟牽
乎水波靜而
舟定故曰靜凝也　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
為動也鄭玄儀禮注　凝止也自定之貌
舟牽水是動也以
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劉曰言舟係乎地風動
而屋傾是動貞也　善曰

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
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　周易曰貞正也
屋係於地是靜也　銑曰貞正也
風震而動正也
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
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
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　善曰言舟本驚蕩風靜則安流為水
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
墨之口　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
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
漂則傾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
以江漢之君悲其隧憂**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
君窮則志篤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譽激三軍之涕俗少
原流傳謝輕薄之稚風晉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
亡其簪屨已行二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
王曰楚国雖貧豈無此一簪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

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蓍薪而亡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屢忘簪言久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作五臣不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颷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公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　善曰毛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　尚書曰彌徧也　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颷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颷吹山

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欲遂令自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多則國亂　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欲所以滅亡　詩序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殷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隳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貢鼓密而含響

朗笛踈而吐音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字同繳須魚必沈其網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賁與鼖古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禮記注密閉也說文踈通也章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繳射也網綱也大鼓曰賁朗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泠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劒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狥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嵇康琴賦曰彈五絃於妙指游心太古可以窮大也器用宏遠賾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揔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麤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纖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劉曰此言今人

尋本而棄末 善曰法言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挍水則淺深難察

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 尚書大傳曰儀猶法也 注 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愼子曰景不移而知時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外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疎而易知神機至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重災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善本

作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 進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寇火弗為衰其勢暴也 注 高子曰吞縱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記雍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說文漂浮也 史記武王伐紂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大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誅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毓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虐毒也陵原也閔東諸侯合縱巨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檛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檛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熒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弋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

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劉曰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之義白是不及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劉曰夫昌霜雪而松柏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陰無害也雞善向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　善曰莊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　衰風陵雨然後知厦屋憮慄李軌曰陵雨暴雨也憮慄猶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凋松柏也　向曰遥晨也

卷終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張銑呂延濟劉良呂向李周翰註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陶　五臣本作始字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濟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銑曰庖羲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家道以正而本無而字王猷有倫善曰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王風與猶古字通向曰猷道倫治也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也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含章貞吉也婉嫕翳淑慎正位居室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淑慎爾止周易女正位乎內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也施衿結褵奠枲中饋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萇曰褵帨佩巾也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翰曰褵纓也庾敬之也中饋酒食之事也之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肅慎

爾儀式瞻清懿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廣義高而二主易心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遙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国作遥侠之音衛姬疾桓公之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怪五臣本作吝上幸虎圈鬬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不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惧爲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班妾有辭割驩五臣本作歡字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書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良曰

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割歡者防慮微遠也

衰曰中則昃月滿則微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盛而不殺盛而不虧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莫玄曰謂不明也翰曰殺減異偏也微此曰而微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感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誡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容不可不飾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無德如爲山之難廢似踈機之易向曰飾容謂理裝栉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察者尚書惟狂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良曰斧藻謂修飾也克能也言脩飾道德則爲聖人

以疑善曰周易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機之發榮辱之主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

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作鑒字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爲於闇靜之處而以爲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善曰周易鬼神害盈而福謙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惡滿也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善曰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鑒于小星戒五臣本作式彼攸遂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翰曰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善曰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銑曰螽斯蚣蝑也言無妒忌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歡

違之況其邇者乎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夫

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爲遠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寵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瀆其類漢書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婕妤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盈滿至此理之固然美者自美翮以取尤善曰列子是也魯連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宋東之於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美者人各自爲美懷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治容求好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善曰翼翼謹敬貌詩曰翼翼京師尚父謂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溷淆職汝之由翰曰言爲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辭也結恩而中

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氷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銑曰翼翼矜小心貌興盛也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善曰毛詩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又曰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衆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 善曰後漢曰齊

憲遷客刺殺幽賡死會南單于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遂作此銘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固隨竇憲行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五臣本無曰車騎將軍

竇憲善曰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毋梁貴人爲竇憲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年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和帝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 **黃亮聖皇登翼王室** 善曰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輔也 良曰言見敬信於君故升爲三公使輔王室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毛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麓録也言使大録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善曰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 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向曰耿秉爲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也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之北爰該六師** 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史記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熊如羆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

戎兵羌騎騎十萬 善曰逐侯鞮單于也屠河立時北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出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司馬彪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車者先驅 轂梁傳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雷輜轙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鞿曰輜車也言兵車之衆如雷聲也轙塞也 **勒以八陣涖以威神** 善曰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 向曰涖臨也謂勒八陣之勢以威神臨之也 **玄甲耀日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李陵與蘇武書雷鼓動天朱旗翳日也齊曰玄黑色絳赤色耀作曜字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又范曄後漢書五臣本作曜日絳天言其盛也 **遂凌高闕下雞鹿**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良曰陵上也高顯雞鹿皆山名**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　漢書龔勝青後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翰曰磧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若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釁鍔翦鍔也**然後四校橫徂**善本作徂字**星流彗掃**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萬里野無遺寇**濟曰蕭條萬里空遠之貌言寇賊無餘也**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牒覽其山川**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曉平匈奴中山川也**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徙北庭逃遠去依安侯河西翰曰踰跨乘皆逐去之貌**銘功於鼎勒勳於石**善曰漢書揚雄上劇秦美新曰以爲不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也**躡冒**墨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奴君長號也區落部落稽立號曰老也龍庭單于祭天所也**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又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也攄舒也高祖爲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也向曰攄舒也高祖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太漢之天聲**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濟曰恢**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善曰漢書揚雄上劇秦美新曰以爲不一勞

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 鑠灼王師兮征荒

翰曰鑠美勳絕也言美我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也 結海外善曰毛詩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也 脩爵勳凶虐兮截

師征伐荒裔絕於凶虐也 善曰說文竭立也竭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 銑曰夐遠皆遠也 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

建立也隆高也竭碑也 熙帝載兮振萬世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也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爲汲令要遷濟北相疾卒 濟曰瑗兄璋爲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同善注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 綱良曰譽聲譽也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孟子注 隱度也 周易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呂氏春秋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臧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子之以讓銑曰臧善也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 善曰周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曖曖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彊 善曰老子人生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

者先亡　濟曰老子　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誡世人　行行鄙夫志悠悠

故難量　善曰　論語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貌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　鄙之人也言庸人爲剛彊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善曰周易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知足不辱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善曰王蒼曰苟誠也銑曰苟且恒常也

劒閣銘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　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劒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嵬嵬　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峨山古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

也　濟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嵬嵬高貌　遶屬秦荊衡近綏氐羌　善曰漢書音義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皆連也荊州衡嶓皆山名　南通邛棘　滿北　北達褒斜　善曰漢書音義曰邛都縣名屬越巂也褒斜谷名也　狹過彭　翰曰狹口曰斜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此口曰斜谷名卬山名棘蠻夷國名　彭亦通也　碣高閣　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碣石海畔山　銑曰彭門碣石二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　尚書注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善曰顧元水經注小劒戍北險可爲固　是曰劒閣壁立千仞　善曰顧元水經注小劒戍北去大劒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劒閣曰劒閣言其峯如劒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地險山川丘陵也　西都賦臨峻路而詫罪　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　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　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時清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阪也開謂晉使鍾會平蜀而開之**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以二萬敵十萬故能彊大也田生謂酈生謂酈食其也謂皆也謀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向曰矧況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域之外**一人荷戟百夫趑趄**善曰陳琳爲曹洪荅文帝書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　廣雅趑趄難行也濟曰趑趄不進貌**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

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武侯曰善　翰曰言洞庭湖名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自古迄今天命罪易憑阻作罔鮮不敗績**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言天命不易憑險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衙壁**善曰後漢書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凡師得祀其先人也　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而作暴亂少不敗其功也**公孫既滅劉氏衙壁**善曰後漢書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凡師**覆車之軌無益**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後漢書陳

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齊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爲誡

并序

石闕銘

陸佐公

善曰劉瑞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爲之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

涌刻石闕于之 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五臣本作者字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纘商俗湯黜夏政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墨子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太乙也黜退也夏桀也

讓異於干戈而勗緯冥合天人啓基悉臣更克明俊德

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爲一也 周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論衡漢力勝有因緣力易爲也孔普叔子弟非和詭此乃時也 三國名臣序贊揖讓之與干戈 訴文勗曰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龔文王皆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子曰 易乾鑿度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影也緯五星也 天啓之心人其恭之謀 尚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西都賦左傳鄭子駟曰以待讒者而庇民焉 孟子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玆曰華改也龔繼也謂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庇覆也言堯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用賢才庇覆非庶其揆一也

在旅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善曰吳均齊春秋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 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向曰季末也昏闇暴虐也謂齊東昏侯爲暴虐也 刑酷然炭暴踰高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踣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忠刑輕乃更爲銅柱

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謂天蓋甚尚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誰之屋濟曰紂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甚於銅柱使人緣之足跌墮火中以爲笑樂也蹐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皆怕惧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悉數而無所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禍門福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毛詩長楊賦高祖順斗極運天關之象王者當執把焉於是善本無於是二字謂舉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毛詩長楊賦高祖順斗極運天關翼敬也禔猶足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善曰漢書音義紫宮外營陳星毛詩樂只君子良日我皇請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禮行於文百神受職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殿邇一體中外禔福鴻福攸同

義旗以伐亦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撤京師東都賦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雷震虎步並集勇決沈約宋書曰高祖初起兵於白水西河惟雍州西京踞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地止翰曰龍飛虎步喻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尚書詔謀龜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英雄響附斬白蛇屯黑雲登壇祭天也高祖也武王渡河火流爲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声也

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鉞爭先穿窗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

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胷人去會稽萬五千里

後漢書西域傳論自丘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援旗誓衆奮於幷州之上趙充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　楚辭天之墜兮士爭先　向曰穿胷露頂西南夷之風也箕坐椎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疾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諸振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過夏首水口也　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　尚書傳曰庸受有億兆夷人離德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尚書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左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歩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礒厥渠魁　張湛表臨去武昌燕得泥首闕下也　良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奴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萬里迅檝接艫盡鐵馬千羣朱旗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檝接艫鐵馬鐵甲之馬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蜀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胡馬之千羣　李陵與蘇武書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檝艫皆舡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

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

無遺鏃而五臣本作樊鄧威懷巴黔底定

善曰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盧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盧江九之間流頗兵死者十而七八焉　尚書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孫子舜戈有苗禹伐其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過秦論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尚書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盧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

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奠鄧巴黔皆鄙名懷來厎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 於是流湯之
八人以牛為礼 過秦論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漢書賛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者易為
力其勢然也 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
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 革車近次
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
壺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玄周礼注曰兵車革路也
壬至于商郊牧野 左傳凡師過信為次 尚書
士女簞厥玄黃昭我周王 左傳夷不亂華 尚書惟其
稷案梁事 漢書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西
都賦雲集霧散 孟子葛伯不祀湯往征之 其君子實玄黃
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齊曰華車兵
車也次比也商郊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
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簞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歧也 似以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

窺周武安老懷以伐罪弔民善本作人農不遷業市無
易賈五臣本作價 善曰尚書中候天乙在薄夏桀迷惑
諸鄰国繼負歸湯 帝王世紀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
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
不怒見利不喜顏色恂副是以知之 論語老者安少者懷之
尚書奉誓伐罪 孟子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 吕
氏春秋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変
肆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者
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
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 八方入計四隩奏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
一日二日非止萬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
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 漢書張蒼領主郡国上計者又
既宅 後漢書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 尚書四隩
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 尚
書疏疏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鄭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
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謀軍書更至 而尊嚴之度不儗於師旅淵

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善曰班固漢書贊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兎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惟蜼決勝千里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後漢書朱浮上疏訴馬援仲長統昌言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也左傳昔侍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三月丙寅張奐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向曰導巖淵默天子容儀也儻失也言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善曰六韜綏者三千紂時婦人以文綵為席衣以武王伐紂蒙寶衣投

火而死帝王世紀王命歸璇臺之珠玉說苑武王大敗殷上堂見玉曰誰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向曰楚棄簡實謂崇儉也帝王記曰于命歸璇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生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人後於宋尚書戒衣天下大定孟子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漢書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投溺大水而泥墜火投溺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於是仰協二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善曰新序劉向曰春秋元命苞造起天地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鑄演人君通靈之既文錯同瑞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龍馬雒貢龜書春秋元命苞堯游河渚赤龍負圖尚書曰無與二楊雄覈靈賦大易之始河序良曰協合也二靈天地人也堯得舜推舜得禹

之贈昭華之王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受納者言升爲天子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君乎望攝袂而朝諸夏善曰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夏之亡也嘗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周禮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騎窮虜國同川共穴之人五臣本作民善曰杜篤論都賦頌雕題呂氏春秋善爲若者

蠻夷舌皆服德厚高誘曰亮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漢書匈奴力能穹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穹廬爲室兮旃爲墻杜篤論都賦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善曰喻巴蜀文曰和孟子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以額叩地禮記拜而後稽顙漢書驃騎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匈奴居一障間蒼頡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圄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鄣無警言晏清也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善曰禮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柔遠能邇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鹽鐵論以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懮也忘息無也

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曰周禮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五禮吉凶賓軍嘉漢書禹祖令張蒼定章程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創制也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 善曰漢書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漢書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負書來學雲集京師翔乎禮樂之場史記由余款關請見劇秦美新遥集乎文雅之囿翔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

之才必記無文之典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興咸秩 善曰漢書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庠禮記立

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六變天神皆降尚書如有一介臣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丘園丘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也録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

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善曰班固漢書贊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禮記儒有砥礪廉隅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於梁

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家子期諸郎門故有期門之號後漢書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剖地長楊賦休力役賈逵國語注阜厚也左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良曰陳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乂理方面

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摹言前王典故莫不苾芬夷險截允執厥中善曰史記 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事過典故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也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皆苾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傳司鐸火季相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周禮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布憲中士二人銑曰哀公三年火季相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文王至自商大姒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爲松

柏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十丈光照千里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龍堂紫貝闕艻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工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數尾良曰皆闕名也或以聽窮兔或以布治縣法善曰李尤闕銘悉心聽省無乃窮冤布教于邦國都鄙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表正萬邦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也善曰尚書周易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嵯峨函有帝皇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爲

闕者以飾帝王之
居里而榮重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
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
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周道威夷
左傳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
相如美人賦上宮閑館寂寥至虛 封禪書湮滅而
不稱不可勝數 山謙之丹陽記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
義興許戩墓二闕高壯可從 禮記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也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
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 沈約宋書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
山立雙闕 禮記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也
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
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以牛頭
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誰耳目無益章程也
乃命審曲五臣本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膽列曰
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晷明

體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 漢書萬石君過宮門闕
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 曰妾聞礼門式路馬所
以廣敬也 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 物覩雙碣之
趨急步言過闕若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 容人 五臣本作民字 識百重之典
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西京賦圜闕疎以造天
若雙碣之相望 徐幹七喻豐屋廣夏崇闕百里 銑曰言
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盤石 濟曰下臣陛自謂式 其辭曰
用也盤石大石也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漢漢啓岐梁 善曰此言
不恤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
正位周周成王也 尚書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
洛誥 蔡邕祝禊文自求多福在洛之涘 漢漢高祖也 西
京賦岐梁洱雍陳寶鳴鷄在焉 良曰建立也洛水名涘水

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占之帝王辨方
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各爲帝宅
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
後得主而有常令萬物而化光 文之德由政而益光 周易
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翰曰業
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作南遷王綱弛紊
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回青導上言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
書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 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
書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 司馬彪續漢
晉書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 藏榮緒
曰斂而藏之 周禮正月乃縣 禮正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泯
治象夾曰而斂之 銑曰青蓋 象魏使萬人觀
君雖都江南皆無闕故使 司馬彪續漢
法無所懸書無所藏 司馬德操與劉荊嗣吳也言此二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善曰周易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莊子孔子
興茲雙起 曰造物者爲人 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周易
龍德而正中 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
否道者 張景陽七命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

魯靈光殿賦崇墉岡連以嶺屬蜀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蓋之道也百常觀名變起雙闕也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曡上連翠微善曰王逸楚辭注偃蹇高貌高大之稱也重曡宮觀之多者何晏論語注巍巍者七命重殿曡起交騎對幌罔都賦鬱氛氳以翠微濟曰偃蹇巍巍壯大貌重豐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布教方顯洽曰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又曰良曰周禮敛之委篋謂藏書也攀崇篋知歸善曰周禮三階宮隆見下句西京賦反宇業業甘泉賦複道重軒洪臺崒其獨出西都賦重軒飛棟下臨無地而繩直望原隰煙雲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煙雲言其高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許都賦景福鬱桄以雲起飛棟下句魏都賦重軒反宇業業何禎村之飛棟乌企而翼舒甘泉賦複道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關形勢之高而超越焉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三階宮隆見下句西京賦反宇業業何禎魏都賦重軒飛棟乌企而翼舒甘泉賦複道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也此關形勢之高而超越焉魚勿重軒宮隆反宇形從翼飛棟色法上圓制

新漏刻

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法於天地也俛俯也周望原隰煙雲言其高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善曰王逸楚辭注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東京賦複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却返也鄭玄禮記注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向曰實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應門二轍漢書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善曰周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天長地久毛詩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崒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齊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　天監六年帝以舊
漏乖舛乃勑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
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　司馬彪續漢書
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
明星
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准

善曰周易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　五經要義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
日出須漏三刻爲明　易君子以治歷明時　淮南子孟春
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
未分明暗之節理歷候時不乖法也　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
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准法也　挈壺氏下士六人

用

善曰周禮　挈壺氏下士六人　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
壺水以爲漏　挈壺氏掌漏刻遠哉數
此義之用也

挨景測辰徵

晷

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

善曰挨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徵宮謂徵巡其宮　衛宏
漢書儀書漏晝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
析　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縣壺以哭皆以水火
守之分以昏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
挈壺縣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
以壺表井也　向曰挨度景晷辰時也徵巡宮也戒井謂宮中
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爲夜
漏以火守壺者爲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爲晝夜異刻也言以漏

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而司歷立官

疇人子弟分散

珍滅攝提無紀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　漢書言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
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
正歲相值謂之珍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
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　濟曰司歷主歷之
官從父學者爲疇人也正月爲孟陬太歲在寅爲
攝提珍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鈴

衛宏

宏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
擊木柝傳呼傳火　司馬彪續漢書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爲備也載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峴玉 善曰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珠產江漢玉產昆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峴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 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爲漏刻之法旨意也 布在方冊無彰器用 善曰礼記哀公問孔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 左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器用也 譬彼春卉同夫海棗 善曰春秋齊景公與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帛裹蒸棗至海而掇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 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同善出言何李法亦無實 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善曰左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執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法也言爲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莊子雲東郡正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所造即會稽內史王舒令魏丕造故云出自會稽郡名 積水不違方道導流垂則 善曰莊子雲漏刻銘曰積水不過一筦也 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正法 六日無辨五夜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衛宏漢舊儀書宮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

曰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歲躔閼於**檢

茂月次姑洗善曰太歲在戊曰閼茂 孟春之月律中姑洗 濟注同**皇帝乾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善曰夏諺曰吾一土不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帝能補柱也**河海夷晏風雲肅律呂**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 十洲記入漢三年西国王使獻靈膠四兩言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天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闇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蘊而貢者也 尚書大傳帝德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神香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坐朝晏罷每昌晨興**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 尚書大傳帝德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蠲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嘑旦以警百官使早起蠲繫也言君繫於此**以爲星**刻賦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時乖啓閉箭異錙銖**物 善曰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論語鍾 漢書二十四銖爲兩箭漏水也言舊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翰曰啓閉以理 史記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創新器**禪謹草創之 善曰左傳正器則新漏刻 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善曰周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地旁羅曰月星辰 左傳公既

臺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
蠡曰則法也故壺用金扁用水相參而用之建武遺臺咸和餘舛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融
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 良
曰建武元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臺抔欄也舛差也金筒
方員五臣本作金當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
員 孫綽漏刻銘乃制妙器挈壺方筒則引水者而形
陛機漏刻銘曰納霤吐水無滯咽 翰曰金謂壺形方
筒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筒納於壺 良
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銑曰律
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天監六年
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
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蔡邕律歷志
謂土圭也 周禮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向
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

氣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善曰漢書
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
十累一銖揚雄釐括切 濟曰謬誤也十粟曰圭十抄曰撮十
黍曰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
正 善曰漢書 造漢太初歷者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
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 良曰校考運移睽離也分
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睽離之數察四氣之盈虛課晷歷之疎
筭之數合晝夜長短之數密 善曰爾雅 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藏冬爲安寧四
氣和爲通正漢書史記有黃帝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夏殷周及魯歷與
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凌渠
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 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
滿虛損也 末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 五臣本作得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哉功非一
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氏爲量其銘曰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胳厥

後茲器惟則　七略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　蔡邕銘論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向曰周礼栗氏爲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国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爲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爲銘典於上

能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也　論語比考讖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　易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

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百巾机　善曰蔡邕銘論　武王踐阼洛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巾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

勲倍楹席事謝曾水有愜昆吾　善曰鄭玄注禮記曰勲猶事也　蔡邕銘論昔乙氏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呂而封于呂其功銘于昆吾之野　西都賦曰實庤有漏洛邑之義　翰曰曾

寧可使多

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不及於彼乎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懶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杖人本觀書賦王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貌乎昭備　銑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爲其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云銘字至尊所改物書辭曰故當云銘　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莊子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去無方　尚書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跡其去無方　濟曰天官希能代也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勠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呂氏春秋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權槩斗槩也言置摯壺以廣事使氣平器正也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

與道交相喪也　毛詩序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良曰君道交錯喪亂故礼教法術銷散亡滅也**遠遷水火爭倒衣裳**善曰周礼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方未明顛倒衣裳　翰曰遠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失明暗之時節也**擊刁斗次舍輟木乖方**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升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礼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檫鄭玄曰謂擊檫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銑曰漢儀晝漏晝則擊刁斗自衛叢木曰漢儀晝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舛次乖方言失常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国爰究爰度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方壺外次圓流內注洪殺殊等高卑異級**善曰濟曰次敘龔重也方壺體也圓簡體也良曰洪高而爲級高卑各異次也**靈虬承注陰蟲蚘吐唅**善曰孫綽漏刻賦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爲級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蜘蛛也言漏刻之體以

龍丞之作蝦蟇銜盞而吐唅之**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鬼出神入　淮南子並應無窮也**微若抽繭逝如激電**善曰銑曰言微妙也微妙獨繭之絲漏刻賦曰形微獨繭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抽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不旁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發也　渾儀制鑄金銅人爲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臨深罔戰履薄非兢受靡儇言登降弗爽**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五夜相傳授　籍田賦挈壺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儇言也則升降之節不差**唯精唯一可法可象**善曰尚書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一允執厥中　孝經作事可法　左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言專精之人可爲之法象**月**

不知五臣本作遁 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冬夏至也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若合符契 尚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刑聲 合昏暮卷黃葵晨生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樹也其葉夜合葉晨舒而昏合 田休子老子爲戒歷 濟曰合昏樹也其葉夜合天子黃葵生於庭爲帝成歷而明舒黃葵瑞草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汜歷樞曰靈臺參天意易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翰曰言合昏黃葵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 配皇等極爲世作程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爲法程高誘曰程度也 曹植列女傳頌尚書惠迪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之法也程謂法也

王仲宣誄 并亭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良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喆之人乎何天神地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 誰謂不痛

善曰後漢書桓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 傷華繁中零

善曰帝早世 莊子 雖有壽天相去幾何少死遂終也言存亡雖且殊途夭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存亡分流夭遂同期

善曰論語 朝聞道夕死可也 毛詩先民有作 銑曰夭壯也 朝聞夕沒先民所思

也思聞道而死

之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 禮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 楊雄元后誄著德太常注諸旒於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雜帛爲之即今之銘旌幡

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良曰猗歎歎辭侍中粲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是謂畢公也

爵同齊魯邦祀絶亡流裔畢萬勳績

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陳留風俗記沒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 楚辭伊伯庸之末胄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絶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爲氏

銑曰斯氏王氏也

世滋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烈業也 秦有王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聲也

條葉謂子孫

會遭陽九炎光中曒 善曰漢書 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曒謂遭王莽之亂

曒不明也

濟曰百六陽九之厄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公羊傳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 尚書黎民於變時雍

也炎光謂漢也曒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

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 時雍謂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三台星名 典引蓄炎上之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向曰三台星名履道坦坦也 周易履道坦坦

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

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曰惠恭敬事上曰恭

自君二祖爲光爲龍 善曰張璠

寵爵之加匪

漢紀　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爲司空毛義曰龍寵也　向曰粲曾祖龔祖暢皆爲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五臣本作掌**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善曰尚書曰百揆時敘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五臣本作民　良曰言能使天下安和皇王之教遠通也**伊君顯考弈葉**五臣本作世　善曰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翰曰伊惟考父也弈不絕之稱也謂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父處機密　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伐山庶績咸熙**向曰粲父出爲伐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善曰尚書庶績咸熙曰**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幽贊微言**善曰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論語識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贊明微言也徧言爲先**文若春華思若涌泉**善曰荅賓戲摛藻如春華　良曰春聖之書　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　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　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弈惟賢**善曰魏志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復之翰曰治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棋局逞巧**

制帝用西遷善曰毛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重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

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 善曰魏志 **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善曰魏志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善曰盛弘之荆州記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善曰列子 **故也** 北宮子庇其蓬室翰曰干求也 **勢權執政之人** 善曰我公魏太祖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謂曹操也奮鉞曰我公謂曹操也奮鉞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善曰禮記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向曰或違亂也成兵也講武謂將謂亂** **君乃義發奮我師旅** 善曰

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爲淸誤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善曰列子北宮子庇其蓬室翰曰干求也廣厦之蔭

魏志 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發 善曰魏志 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 **功投身帝宇** 善曰柏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壞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大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投戈編郡** 善曰漢書南郡有編郡縣 **若稽顙漢北** 善曰毛詩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翰曰稽顙降漢之言也與用也 **翰曰是與伊何嚮我明德** 善曰響編郡二縣名言奉上投兵戈於此二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我公宣是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善曰魏志 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 漢官儀列侯黃金龜鈕 **爵紫綬** 向曰宣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粲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粲爲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勳也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勞謙君子有終吉 史記穰苴趙岐孟子章指憂國忘家 善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濟曰靡無卓高峙立也言勞謙

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還軍謀祭酒周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良曰曹公署祭爲軍謀祭酒與之軍中行止也**等無遺策**志曰後必中也**我王建國百司僞乂**善曰周礼維王建国尚書曰百官乂在官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爲魏王使置百官乂僞理也謂僞理之人**君以簡舉秉機省閫**音太上疏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書無失理**善曰孟子計及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暉詣**善曰劉歆遂初賦獨斷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向曰秉執機微也省閫宮門謂秉爲侍中執機微之事**蟬珥貂朱衣皓帶**善曰魏志魏国建拜秉侍中蔡邕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暉詣盛儿嗟彼東夷**善曰東夷謂吳漢書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志**魏國建拜秉侍中蔡邕獨斷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暉詣**善曰劉歆遂初賦奉華蓋於帝側瀟衡顏子碑秀**心江阻湖騷擾邊境勞**

我師徒光光戎路五臣本作輝耀**王塗**善曰漢書嚴助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秉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文三事以清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秉爲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歸附其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歸附其威信也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言秉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病曰臻既彌留魏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秉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翩孤嗣號慟崩摧**善曰蔡邕表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向曰翩翩孤貌孤嗣秉子也**發軫北魏遂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善曰楚辭曰登

山長望中心悲然彼青青泣如頹也迄至也謂槩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頹墜也哀風興感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自言與槩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匪伊人矣不求友生良曰友生謂朋友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向曰遐遠征行也如何奄忽棄我夙零善曰毛詩曰奄遽夙早零落也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五臣本作敝字人命靡常吉凶異制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爲初與槩有戲言敝跆靡無吉凶異域良曰厲作敝字之人孰先隕越善曰左傳齊侯二小白恐隕越于上也孰誰也誰先隕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忝素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又曰列子太素者質之始也向曰言與槩論存亡生死之數而槩乃先逝也銑曰言何寤槩乃先逝之數存亡有象古凶有數求書以訪明據游於天路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興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平天路也我將假翼飄風高舉超忽景雲要子天路西京賦曰薄天宇於天路也喪柩既臻將反五臣本作柩及字魏京靈轜迴軌白驥悲鳴善曰說文轜喪車也李陵詩轜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轜喪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景蔽形言不見也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居盈反銑曰延引也雨泣言

泣下如雨而交頭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善曰莊子小人殉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濟曰孔甚也言生爲時榮死爲人哀亦甚榮也

楊荆州誄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爲荆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王號又曰楊肇字初榮陽人封東武伯諡曰戴善曰榮陽郡名戴諡也諸矣死曰薨也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善曰左氏傳論

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是以政教和善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善曰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殷而殷依之以致和平矯矯楊侯晉之瓜牙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于王之爪牙濟曰矯武貌瓜牙謂爲將軍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實維阿衡乃德嘉乃丕績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善曰尚書降年有永有不永疏曰故朝多皓皓之良華首之老後漢書樊準上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未白而至卒也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善曰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善曰論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銜恨未著也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牛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

然之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譬善曰東征賦曰哲智譬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爲是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善曰周書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識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楊雄元后誄旒旗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善曰漢書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燕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生侯號曰楊侯也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僑者以杖枝庶初食菜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肇則其後尚書公稱丕顯德毛詩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善曰銑曰奕

天獸五臣本作覆漢德龍戰未分善曰玄黃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善曰左傳天而既獸周德矣周易龍戰于野其血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隊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伐之事而歸於盛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

矜身善曰左傳仲尼曰烏則擇木臣亦擇君而事烏則擇木簡君投忠外五臣本作魏字朝策名家語孔子曰君擇臣委質貳乃辟也良曰言肇奮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善曰翰曰塗泥跨躡也言奮躍淵泥躡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善曰左傳仲尼曰烏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左傳仰宋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言肇奮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奮躍淵塗跨騰風雲善曰翰曰塗泥跨躡也言奮躍淵泥躡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善曰毛詩箋戎祖考鄭玄曰考成也驍騎將軍主統領軍將軍主領軍肇父也纂基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善曰毛詩箋戎祖考尚書序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

構向曰篤厚繁承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其本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烝友亦怡怡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柏譚荅揚雄書子雲勤味道腴充論語兄弟怡怡如也濟曰論語曰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烝烝進也言爲孝日進怡怡和順貌多才豐藝弘覽強記博物不窮多也洽偏也良曰豐藝多才多藝孔叢子曰進怡怡和順貌多才豐藝弘覽強記博物不窮

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善曰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名倉盈庾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濟曰肇爲野王典農中郎將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孫屬十萬曰億倉實故兵彊善曰毛詩我倉既盈我庾惟億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廩實故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翮善曰肇碑曰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書曰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爲參軍以作輔翮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詩傳諸侯赤黻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朱紱公侯之服飾魏氏順天聖皇五臣本作王字受終善曰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詩傳諸侯赤黻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

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華命順乎天子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王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烈烈楊侯實統蒸戎武衛濟曰烈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司管閶闔清我帝宮閶闔門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良曰司主管篇也閶闔洛陽城門言主門篇清淨帝宮以備非常也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謂揚勳勞班命彌崇善曰肇碑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王詵文督察也詵言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命彌高也莊莊海岱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善曰毛詩洪水莊莊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史蔡邕陳留太守頌玄化洽矣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莊莊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也周

晉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此時惟揚肇而已東莞縣名肇又也濟曰兼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時爲東莞相及荊州刺史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荅休美也謂荅天子之美命也闔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善曰国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若賞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傳荅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將乘讎釁席卷南極善曰班固高紀曰乘釁而運謂孫皓也爲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刺史揚肇攻抗不克闡爲抗所擒也肇爲

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席卷於吳繼饗糧盡神謀不忒善曰吳志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庫徐徽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揚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徽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徽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向曰饗縮也言當爲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差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善曰左傳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濟曰君子引曲於己推直於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巳也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負罪執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善曰毛詩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也旋旗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退守垒壘杜門不出善曰漢書王陵杜門不朝請也翰曰丘壠壘墓也杜閉也

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善曰毛詩采蘩祁祁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漢書紳衣冠之類也辭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善曰毛詩我位孔貶毛萇傳貶墜也論語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向曰貶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善曰毛詩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寢疾而日愁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功成化洽景命有順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愍而使大命終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善曰左子夷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囊傳曰楚子囊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本作建厥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善曰聲碑詞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列侯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濟曰聾薨天子追其功德策勳以少牢謚曰戴侯聲薨辟慟懷邦族揮淚國家及同姓也言爲國惜賢孤嗣在疚寮屬含悴善曰毛詩豈弟君子孤嗣在疚鄭玄曰孤嗣嗣子也疚病寮官僚也路人增欷嗚呼哀哉善曰國語長老謂趙文子曰聲子也欷歔泣之餘聲余以頑敝覆露重陰善曰國語長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

也　向曰余岳自謂也頑敝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爲友故云覆閏重陰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友更增痛切之心　俯感知己識達之深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濟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知己言戴侯知我之心而我亦識達其深　承諱忉怛涕淚霑襟善曰楚辭而霑襟　翰曰諱死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忉怛悲傷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哀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

楊仲武誄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蕭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蕭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蕭侯之嗣子賈謐之公山表注曰肇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楊潭也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潭也　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有曰　鄭氏光禄勳密陵成侯之元女善曰賈謐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禄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　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乂王家良曰保安乂理也艱難謂辛苦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喜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旨美也言其軌跡皆用模法於祖父　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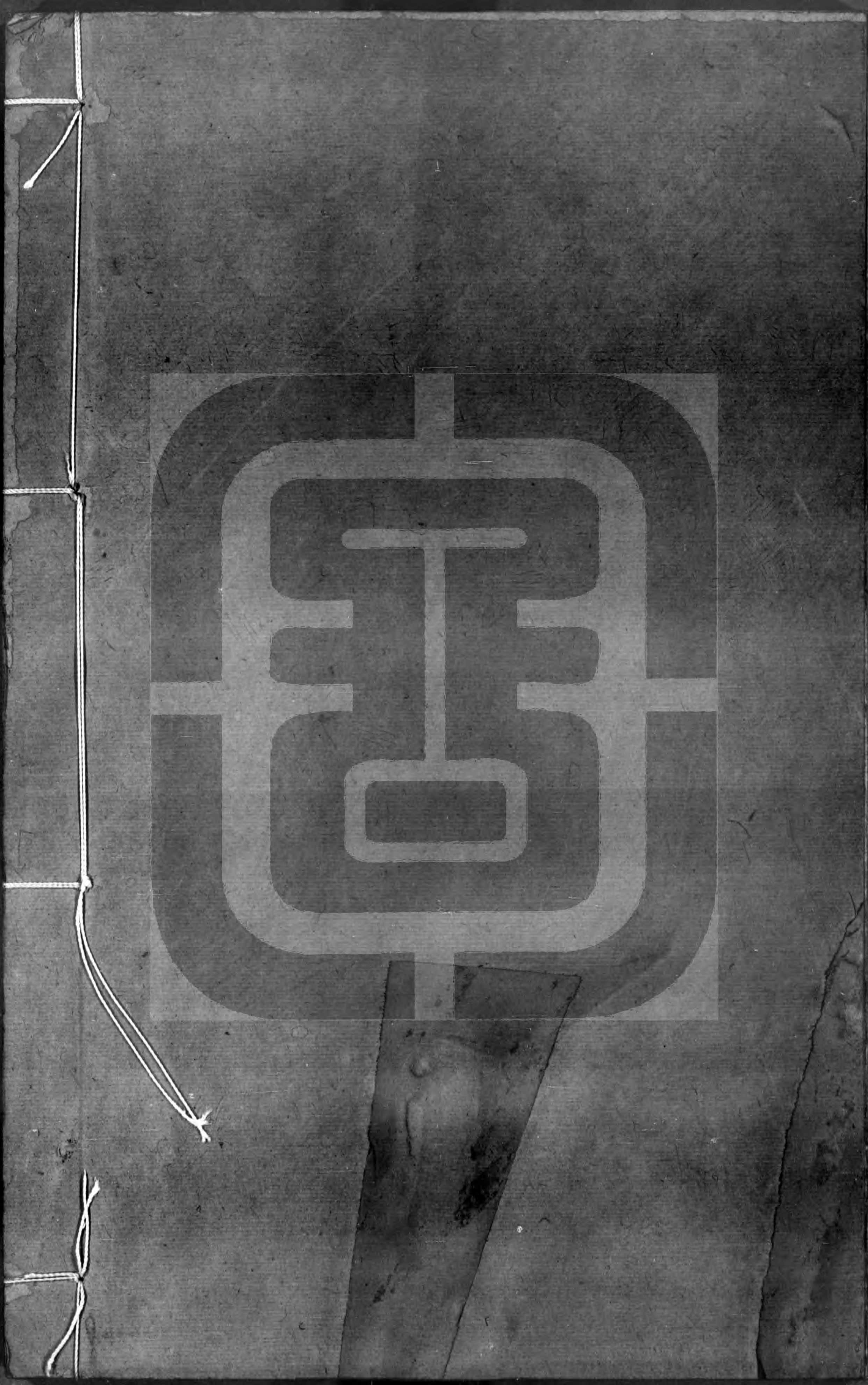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善曰論語曰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薄也銑曰舅氏謂鄭袁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向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新善曰周易曰新之謂盛德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善曰左傳曰吾見其進未見其退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其已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能字人之孤而殺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頡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庶其伉儷而亡之又不幸於五臣本作于德宮里善曰陸機洛陽記宮里名也本作次綢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同舉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作志也不幸短命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春秋二十

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無夏五月已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作世熙隆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傳子產曰僖父享君德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克岐克嶷知章知微善曰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君子知微知章也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君子知微知章也明微幽也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邦家之輝善曰毛詩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達

閔曾未齔髮善曰鄭玄周禮注齔毀齒也良曰遭遇閔病曾則也齔毀齒也髮幼
也如彼危根當此衝大厥作厥厥德之休明雖幽不
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左傳王孫滿曰
德之休明毛詩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向曰厥急風也
急根而衝急根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雖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
僞聲清劭音韶劭勉勵也繼也言美聲清遠相繼不絶爾舅
佳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厝撰録先訓俾
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曰違避豐盛厝之也
藝法制也罔無肄習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
如始善曰老子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況今日我與仲武
順祖父之好如始也爾休爾戚五臣本作感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晉襄公之孫

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
予子孚善曰論語顏回死門人欲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景西望子朝
陰翰曰日景西岳自喻將老也朝陰喻仲武盛年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
哀哉善曰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也銑曰死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
尚書王曰疾曰彌留毛詩傳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向曰彌久也善父母愛
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曰毛詩
我觀勞左傳呂相絶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曙哀哀父母生
就寡人濟曰哀哀哭聲也疾痛頭痛嗷嗷同生
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嗷嗷哭聲也良曰兄弟也悽悽悲傷也春

蘭耀芬芳茂其華判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
一五臣本作輝字毀壁摧柯善曰吉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終破壁毀珪逢不幸也摧柯言早夭也太玄
經曰蘭含芳謂蘭也委輝謂璧也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卞和也
仲武痛哉杳何德宮含芳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
仲武痛哉杳何德宮含芳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
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所
居里也鄴若也謂
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
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
哉向曰始謂岳妻謂仲武始也隕死也未
滿一年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
披帙散書屢
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靡玩周復想見其
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善曰張鄴四愁詩側身北望涕沾巾濟曰遺文仲武
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泗也巾衣襟也
龜筮既襲挺遂五臣本從去既
開善曰尚書乃卜三龜一曰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
襲因也聲類挺墓隧也良曰龜筮卜也襲因也言
因其吉而殯也殯墓道也痛矣五臣本作哉字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
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燕燕于飛頡之頏燕
之頡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永訣五臣本作長訣撫櫬盡哀善曰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也翰曰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櫬棺也左傳注櫬棺遺形莫
紹增慟余壞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
莊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